

他已经放弃让她回来。

反正她也是想回来才回来，出现在梦里、谎言里，或者破碎的、似曾相识的场景里。比如，帕克开车去打工，看到一个红发女孩站在街头，他差点停止呼吸，那一刹那，他坚信那女孩就是埃莉诺。然后他发现那女孩的头发不是火红，而是金黄。而且她拿着一根烟……穿着“性手枪”乐队的T恤。

埃莉诺讨厌“性手枪”。

埃莉诺……

他转过身发现她就在背后。他醒过来她就躺在身旁。埃莉诺让所有人都显得乏味、平淡，而且永远不够好。

埃莉诺毁了一切。

埃莉诺一去不返。

他已经放弃让她回来。

1986年8月

帕克

XTC^①无法盖过校车后面那些家伙的声音。

帕克压紧了耳机。

明天他应该带“嶙峋小狗”^②或者“怪胎乐队”^③，或者录一盘塞满尖叫哭喊的校车专用磁带。

等他十一月拿到驾照，就可以回头听新浪潮音乐^④。爸妈答应把妈妈的那辆羚羊轿车给他，他也开始存钱买新的车载音响。一旦能开车上学，他就可以爱听什么听什么，不听也可以，还可以多睡二十分钟。

有人在他背后大叫：“根本没那种东西！”

史蒂夫也大叫：“我操！我说有就是有！老兄，醉猴拳是他妈的真货，可以杀人……”

“你放屁。”

① XTC，七十年代的英国新浪潮乐队。

② 嶙峋小狗（Skinny Puppy），八十年代的加拿大工业之声（Industrial Sound）乐队，是工业电子乐的先锋。

③ 怪胎乐队（Misfits），七十年代的美国朋克乐队，以融合朋克摇滚与恐怖电影主题音乐的恐怖朋克（Horror Punk）次类型见长。

④ 新浪潮（New Wave），一个概括性的音乐分类，泛指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与朋克摇滚相关的音乐风格，来源可能是华丽摇滚、Ska、雷鬼、实验音乐、电子音乐、强力流行乐、迪斯科音乐等。

“你才放屁。”史蒂夫说，“帕克！喂，喂，帕克。”

帕克听见了，但没回答。有时，你不理会史蒂夫，一分钟后，他就会转向其他目标。与史蒂夫为邻，百分之八十的存活机会在此。另外百分之二十就是低下头。

不幸的是，他一时忘记了低头，一个纸团击中了他的后脑勺。

提娜说：“你傻啊，那是我‘人类生长与发展’课的笔记。”

“对不起啊，宝贝，”史蒂夫说，“我来教你人类生长与发展的所有知识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有人应声：“教她醉猴拳！”

史蒂夫大叫：“帕克！”

帕克拿下耳机，回头看车尾。史蒂夫正在最后一排耍猴。他就算坐着都几乎顶到了车顶，总是让周遭的东西显得像玩具家具，初一时他就和大人一样高了，那时他还没长胡子。忽然之间，他就满脸胡须了。

有时，帕克怀疑史蒂夫追提娜是因为她让他看起来更像一头巨兽。佛列兹区的女孩大多很矮小，提娜连头发在内也肯定不超过五英尺。

初中时，有人跟史蒂夫胡扯，说千万别让提娜怀孕，巨婴可能会害死她。他说：“孩子会像怪物一样撑爆她的肚皮。”史蒂夫狠揍了那人的脸，结果搞断了自己的小指头。

帕克的爸爸听到后说：“该有人教教莫非家那孩子如何正确握拳。”帕克希望没人这么做，因为挨了史蒂夫拳头的家伙一星期都睁不开眼睛。

帕克把那团作业纸丢回给提娜。她接住了。

“帕克，”史蒂夫说，“你给米基讲讲空手道醉猴拳吧。”

帕克耸耸肩：“我一无所知。”

“有这个东西，对吧？”

“好像听说过。”

“你看，”史蒂夫想找东西扔米基，找不到，只好用力指着他，“我他妈不是说了有吗。”

米基说：“谢里登懂个屁的功夫。”

“你傻啊，”史蒂夫说，“他妈妈是中国人。”

米基认真地看着帕克。帕克微笑着，双眼眯成了细缝。

米基说：“哦，我看出来了，我一直以为你是墨西哥人呢。”

“去你妈的，米基，”史蒂夫说，“你这个有种族偏见的混蛋。”

“她不是中国人，”提娜说，“她是韩国人。”

史蒂夫问：“谁？”

“帕克他妈妈。”

提娜从小学开始就让帕克妈妈剪头发。两人的发型一模一样：长长的大波浪卷，加上高而蓬松的刘海。

“你妈真是太火辣了，”史蒂夫笑着说，“别生气啊，帕克。”

帕克又挤出一个笑容，然后滑回座位，戴上耳机，把音量开到最大，但依然听得见四排后面米基与史蒂夫的声音。

米基说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哥们儿，你想跟醉猴打吗？它们可真他妈叫大，跟电影《永不低头》里面那只一样。要是撒起野来，你想想看吧。”

帕克跟大家差不多同时注意到了那个新来的女孩。她站在校车前排的第一个空位旁。

空位旁的那个学生马上拿起袋子占住空位，移开了视线。走道两旁还有空位的人也纷纷挪到靠窗的位子。帕克听见提娜在窃笑，她最喜欢这种场景了。

这个新女孩深深吸了口气，继续往前走。没人正眼看她。帕克也努力不看，但是这场景就像火车出轨或者日食一样吸引眼球。

这女孩简直就是“活该如此”的那种类型。

不仅初来乍到——还又胖又笨拙。大卷发乱七八糟的不说，偏偏还是大红色。穿着嘛……就是想引人注目。或许她不知道自己穿得糟透了。男款的格子衬衫，脖子上挂了六七串诡异的项链，两只手腕裹着丝

巾。她让帕克联想到稻草人，或者他妈妈放在五斗柜上的烦恼娃娃^①。总之，是那些在野外无法生存的东西。

校车停下了，更多的学生上了车。他们推挤着那女孩跑进车厢，坐到自己的位子上。

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每个人都有固定座位，那是他们开学第一天就占为己有的位子。像帕克这种幸运地占据整排座位的人可不会拱手相让，尤其是让给她那样的人。

帕克又回头看那女孩。她还站在那里。

“喂，你，”校车司机大叫，“快坐下！”

那女孩开始往校车后面走，直入虎口。帕克心想，天啊，站住，转过去。她逐渐接近车后座，帕克能感觉到史蒂夫和米基正舔着舌头，准备看好戏。他再次转过头不看她。

看到帕克斜对面有个空位，女孩如释重负，快步走上前。

提娜尖声叫起来：“喂喂。”

女孩继续往前走。提娜又叫：“喂，波佐^②。”

史蒂夫笑了。他的狐朋狗友们立即响应。

“你不能坐那里，”提娜说，“那是蜜凯拉的位子。”

那女孩停住脚步，抬头看着提娜，又回头看那个空位。

司机在前面大吼：“坐下！”

那女孩以坚定而冷静的口吻对提娜说：“我总得找个位子坐吧。”

提娜厉声说：“不关我的事。”车子歪斜着前进，那女孩往后倾斜以保持平衡。帕克想把随身听音量开大，但已经是最大了。他回头看那女孩，她好像要哭了。

他还没决定怎么做，身体却已经挪向靠车窗的位子。

① 烦恼娃娃（Trouble doll），危地马拉特产的小洋娃娃，能取代小主人的烦恼。比如小孩难以入睡，就跟烦恼娃娃诉说，把娃娃摆在枕头下，就能一夜好眠。

② 波佐（Bozo），红头发的小丑。

他说：“坐下！”语气中带着怒意。女孩转头看着他，无法确定他不是他们的同伙。帕克朝身旁的座位点点头，轻声说：“妈的，你就赶紧坐下来吧。”

女孩坐了下来，没吭声，也没道谢。谢天谢地，她还让两人之间空了大约六英寸。帕克面向窗玻璃，就等着天下大乱了。

埃莉诺

埃莉诺思索着可能的选择。

一、她可以步行回家。好处：能运动，会让脸色红润，有独处的时间。缺点：她还不知道新家的地址，甚至大致方向。

二、她可以打电话叫妈妈来接她。优点：很多。缺点：她妈妈没电话，也没车。

三、她可以打电话给爸爸。哈。

四、她可以打电话给奶奶。纯属问候。

她坐在校门口的水泥台阶上，望着一整排的黄色校车。她的校车就在那里，666号。就算她的神仙教母此刻现身，变出一辆南瓜马车，让她躲过今天的校车之旅，明天上午，她还是得设法来上学。

同车的那些小魔头也不可能一觉醒来就变了个人。老实说，如果下次他们朝埃莉诺龇牙咧嘴，她也不会意外。至于坐在车尾的那个穿褪色牛仔夹克的金发女孩，你几乎能看见她刘海下面有两只角，她的男友还可能是巨人国的一员。

这个女孩——其实是所有人——根本还没正眼看过埃莉诺，就已经开始讨厌她了，仿佛她是前世派来的杀手。

埃莉诺无法分辨那个终于让座给她的亚洲男孩究竟是他们的同伙，还是个大笨蛋。（不是智商为零的那种笨蛋，毕竟他们有两门相同的尖子班课程。）

埃莉诺的妈妈坚持认为，在新学校她得上尖子班课程。因为埃莉诺去年（初三）的成绩单简直吓坏了她。辅导老师说：“道格拉斯太太，你应该不会吃惊吧？”哈，埃莉诺心想，到了这个阶段，你还会为哪些事情感到吃惊呢？

管它呢。就算上了尖子班课程，眼睛还是可以飘向窗外的云朵，反正教室的窗户多的是。

要是她还会回这所学校的话。

要是她今天能活着回家的话。

反正埃莉诺也不可能让妈妈知道校车上的真相，因为昨晚帮埃莉诺打开行李时，她已经说了，她不必坐校车……

“雷奇说他可以送你，”妈妈说，“正好和他上班顺路。”

“他会让我坐到货车的后车厢？”

“雷奇想要和解。你也答应过要努力的。”

“要是隔着一段距离，我还比较容易跟他和好。”

“我跟他说了你已经准备融入这个家庭。”

“我本来就是这家的一分子，也算发起人之一吧。”

“埃莉诺，”妈妈说，“别这样。”

“我坐校车就行了，”埃莉诺说，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还可以多认识一些人。”

哈，埃莉诺现在想着，响亮、戏剧化的哈。

她的校车要开了，有几辆已经开走。这时，有人冲下台阶，踢到了她的背包。她连忙拿开背包，正要道歉——哦，是那个笨蛋亚洲男孩。他看见埃莉诺，皱起了眉头。埃莉诺也朝他皱眉，而他已经往前跑了。

唉，好吧，埃莉诺心想，地狱诸子在我庇护之下必不饥饿。

帕克

回家的车上，她没跟他说话。一整天，帕克都在思索如何摆脱这个新来的女孩。他必须换位子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但是换到哪里？他不想硬插到别人旁边。何况，光是换座位这件事就会引起史蒂夫的注意。

帕克让那女孩坐到旁边时就预料到史蒂夫会找他麻烦，谁知史蒂夫还在继续谈着功夫。哦，顺便说一下，帕克很懂功夫，这跟他妈妈是韩国人无关，而是因为他爸爸热衷武术。帕克和弟弟乔许刚会走路，便被送去学了跆拳道。

换位子，怎么换……

或许可以换到前面跟新生坐，但这样又会大大显示他的懦弱。他也讨厌想象那个新来的怪女孩孤单地坐在后面的场面。

他更讨厌自己会去想这些。

如果爸爸知道他的想法，肯定会骂他像个娘们儿。终于让他逮到机会大声说出这个词了。如果让奶奶知道了，肯定会赏他脑瓜子一巴掌。她会说，你的绅士风度呢？你应该这样对待不幸的人吗？

以他的地位和运气，只够明哲保身，不足以罩着那个红发女孩。他知道自己想法很差劲，但是他衷心庆幸世间有红发女孩这类人物，因为史蒂夫、米基、提娜这类人需要生吞活剥的对象，如果没有红发女孩，就会是别人；如果没有别人，就会是帕克。

上午，史蒂夫放了他一马，但他可不会永远放过他。

帕克几乎又听到奶奶在说，说真的，孩子，大家都在袖手旁观的时候，做一件好事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会让你肚子疼？

帕克心想，这根本称不上好事。他的确让那女孩坐了下来，但也对她说了脏话。当她又出现在帕克的英语课上时，简直就是阴魂不散。

史岱斯曼老师说：“埃莉诺，很有力的名字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女王的名字啊。”

帕克背后有同学说：“那是肥花鼠的名字。”有人笑了。

史岱斯曼指着前面的空位让埃莉诺坐。

“埃莉诺，今天我们来读诗，”他说，“狄金森的诗。你来起个头？”

他把埃莉诺的课本翻到正确的那一页：“来吧，大声、清楚地朗读，要停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。”

那新来的女孩看着史岱斯曼，希望他是在开玩笑。但显然不是，史岱斯曼几乎从不开玩笑。她开始读了。

她读道：“这么多年我始终饥饿。”有几个同学笑了。帕克想，老天爷，只有史岱斯曼会叫一个胖女孩第一天上课就读一首关于吃的诗。

史岱斯曼说：“埃莉诺，请继续。”

她继续朗读。帕克认为这主意糟透了。

“这么多年我始终饥饿。”这一次她提高了声音。

午餐时间到了

我颤抖着拉近桌子

触摸那奇特的酒

这桌上之物

正是我以前饥饿时转身

从窗外羡慕张望的东西

不敢奢望自己能拥有的丰饶^①

史岱斯曼没叫停，所以，她就用又酷又叛逆的声音读完了整首诗，正是她跟提娜说话的那种腔调。

她读完后，史岱斯曼满脸笑容：“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希望你能继续在这个班上课，至少待到我们上《米蒂亚》为止。你的声音很适合这个搭乘龙车而降的角色。”

而当她出现在历史课上时，桑德霍夫老师并没有小题大做，只在她递出书面表格时说：“哦，阿基坦的埃莉诺皇后^②。”她坐在帕克前面几排，根据帕克的观察，她整节课都在望着太阳。

帕克想不出摆脱这女孩或者让自己消失的方法。所以他趁她上车前戴上耳机，把音量开到了最大。

谢天谢地，她也没企图和他攀谈。

① 来自艾米莉·狄金森（Emily Dickinson）的诗《I've Been Hungry All These Years》。

② 埃莉诺皇后（Eleanor of Aquitaine, 1122-1204），英格兰亨利二世之妻。

埃莉诺

埃莉诺到家时，孩子们都还没回来。很好，因为她还不想看到他们。昨晚踏进这屋子的第一幕简直就是一场闹剧……

之前，埃莉诺常想，如果她终于回家，场面会是怎样的？她想死了每个人。她以为家人会朝她扔彩带，她以为会有激动拥抱的场面。

但是埃莉诺踏进门时，弟弟妹妹们好像当她是陌生人。

班恩瞄了她一眼。梅西呢——居然坐在了雷奇的大腿上。要不是答应过妈妈，只要妈妈还活着，她都要表现良好，埃莉诺真的可以当场吐出来。

只有鼠鼠跑来拥抱她，她感激地抱起了他。鼠鼠五岁了，重得很。

“嗨，鼠鼠。”埃莉诺说。鼠鼠还是个小婴儿时他们就这么叫他，埃莉诺不记得为什么了。鼠鼠让她联想起胖胖的、懒散的小狗，永远那么兴奋，永远想跳到你的腿上。

“爸爸，看，是埃莉诺，”鼠鼠蹦蹦跳跳地说，“你认识埃莉诺吗？”

雷奇假装没听见。梅西一边吸吮拇指一边看着。埃莉诺好多年没看过梅西吸拇指了，她已经八岁了，拇指放在嘴里，看起来像个小婴儿。

至于小婴儿，他不会记得埃莉诺的，他应该两岁了……喏，在那儿，他跟班恩一起坐在地上。班恩十一岁，眼睛盯着电视后面的墙壁。

妈妈提着装了埃莉诺物品的行李袋，走向客厅旁的卧室，埃莉诺跟在后面。那房间很小，只够放一个五斗柜和一张上下铺的床。鼠鼠跟着跑进来，说：“你睡上铺，班恩得跟我一起睡地板。妈咪已经说过了，班恩听了就哭了。”

“别担心，”妈妈柔声说，“我们重新调整。”

这房间哪有空间能重新调整？（埃莉诺决定还是闭嘴的好。）她立刻爬上床睡觉，这样就不必回到客厅了。

半夜醒来时，三个弟弟都睡在地板上。下床肯定会踩到他们，而且她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……

找到了。这房子只有五间房，浴室勉强算一间，因为没有门，几乎跟厨房是相连的。这房子肯定是穴居的矮人设计的。不知道是谁（大概是她妈妈）用花床单当门帘，隔开了马桶与冰箱。

放学后，埃莉诺用新钥匙打开家门。白天里，这屋子可能显得更压抑、寒碜、家徒四壁。但这个家和妈妈是专属于她的。

这种经验很奇怪——回家，进门，看见妈妈站在厨房，这简直太……太像个正常家庭了。妈妈正在切洋葱，准备煮汤。埃莉诺差点掉下泪来。

妈妈问：“学校怎么样？”

她回答：“还好。”

“第一天感觉还好吗？”

“当然，呃，不错。反正就是个学校嘛。”

“有很多课程要补吗？”

“应该不多。”

妈妈在牛仔裤后面抹抹手，把发绺拨回耳后，然后，埃莉诺第一千零一次震惊于她的美丽。

埃莉诺小时候觉得妈妈像皇后，像仙女故事里的闪亮明星。

不是公主——公主只是漂亮。而她妈妈是绝色！她高个子，宽肩

膀，腰身优雅，气度高贵。身上的每根骨头都仿佛比别人的更具意义，不只是撑起身体，似乎还表达着某种态度。

她鼻子坚挺，下巴尖瘦，颧骨高而厚重。当你看着埃莉诺的妈妈，不禁会想到某艘维京海盗船的船头就刻着她的肖像，或者某架飞机的机身就画着她的面容……

埃莉诺跟她长得很像。

但是不够像。

如果透过水族箱看她妈妈的脸，就是埃莉诺的模样。她整体要圆胖些，线条柔和些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更模糊。她妈妈像雕像，而她是肥胖。她妈妈是妙笔偶成，她则是画笔脏了。

她妈妈是在生了五个孩子后，才有了香烟广告里那种妇人的丰乳肥臀。埃莉诺才十六岁，看起来却已经像中世纪的酒馆老板娘。

她各个部位都很丰满，但又没有足够的身高来掩饰。她的胸部从下巴处就高耸而起，她的屁股则根本就是……胡闹。就连妈妈的红褐色波浪卷发都比她那一头鲜红色卷发显得更正统。

埃莉诺下意识地摸了摸头发。

妈妈盖上汤锅：“我有些东西要给你，孩子们在的时候不方便。在这儿，跟我来。”

埃莉诺跟妈妈进入孩子的卧室，妈妈打开壁橱，拿出一叠毛巾和塞满袜子的洗衣篮。

“搬家时，你的东西我没全带来，”她说，“这里显然比不上老房子，地方不够大……”她从柜子里拉出一个黑色垃圾袋。“但是能带多少，我都尽量带了。”她把袋子递给埃莉诺，“其他的，抱歉啦。”

埃莉诺还以为，一年前雷奇把她踢出家门后，就把她的东西全当垃圾丢了。她抱住垃圾袋，说：“没关系。谢谢。”

妈妈碰了碰她的肩膀，仅仅一两秒：“孩子们大概二十分钟后回来，四点半吃晚饭吧。我喜欢在雷奇回家前把一切都搞定。”